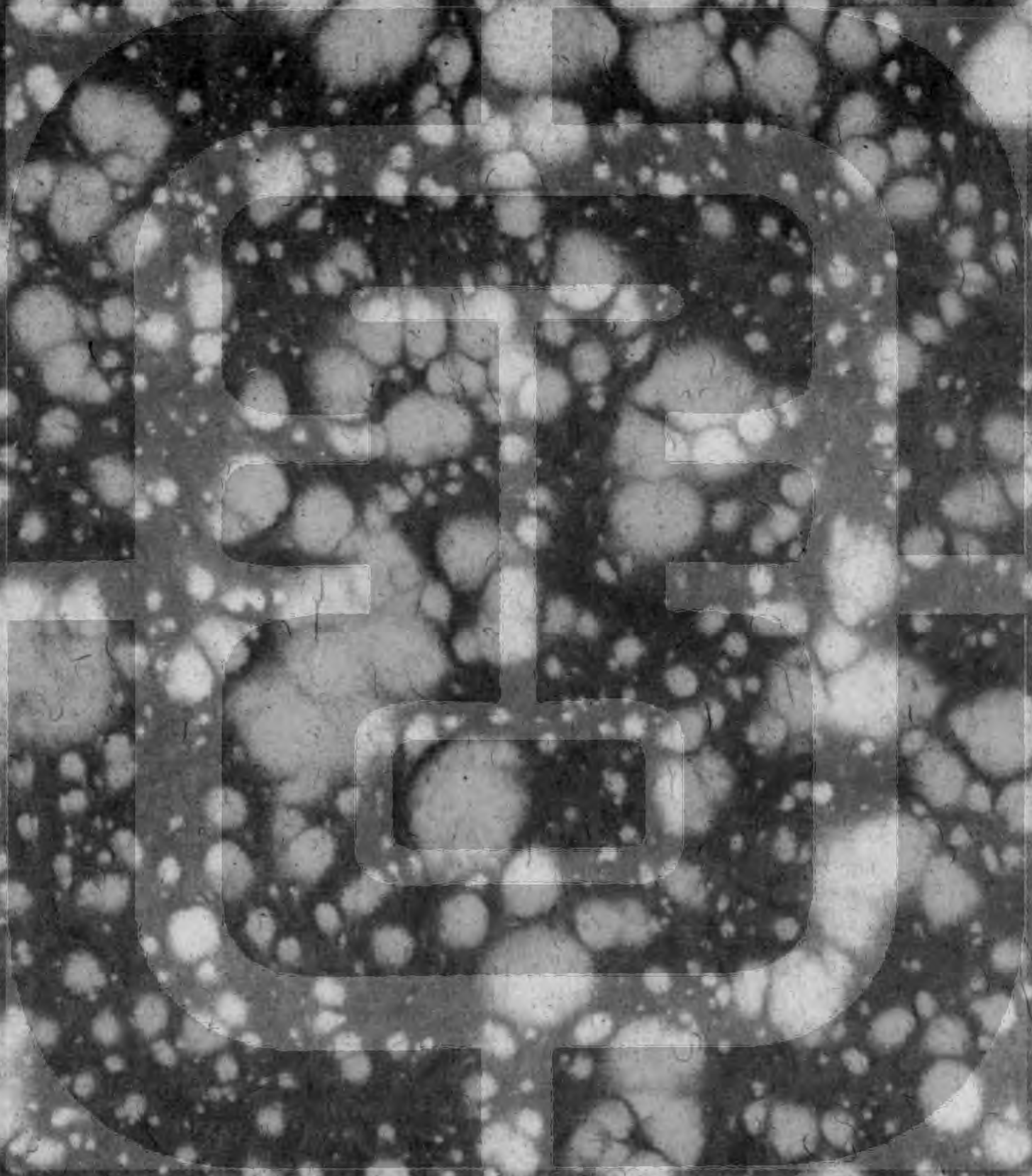


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應制錄三

雍 虞集 伯生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

碑

國家初建大都廼分侍衛親

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

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承

用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

營有城郭樓堞門墻閑禁

如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

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

下將帥備裨付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

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

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

宜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

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

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廼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爲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 上可之廼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廼基乃堂于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皆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閣 二台來代亞安見儲侍之 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爲廡下作講堂齋廡庖廡垣墻門街皆如常制凡實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敷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人請于 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 詔謹具其事廼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受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廼得優游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善則孝弟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曾中思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

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
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
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璫環拱中
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敷度新宮其帥有文以為
已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
告 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安爾鞭弭祖豆游
歌庶其在此保之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勛爾忠貞出奮
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 勿愆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
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墻言之過者式之有侂甘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
辭永忘勿忘君子之思

黃錄普度大醮

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程清撫時
康寧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著若有見於羹墻廼
乃昇不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大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于公
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昌敢
弗顧謾乎宗廟烝嘗之事 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湧予何以
見其降升天四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為予言志意以
通神明者乎音在成廟受靈 世皇睠惟僊極之賢克相內
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
繁茂豈無孽牙之傷雲漢昭回潛有氛祲之掩觸念蒙髮疾
心丘山有能為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
民物一視宇宙君君高悽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
可忘於臣庶有能為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曰
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專任請与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黃籙齋科
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於屯昧請以是昭
塞旨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時則有若三
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
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秦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
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
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
下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
夜之幽扃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書摠禮神之儀物詞臣具
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
跪起皆西首肅然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
在百辟駿奔上休哉在天之靈靈之不顧敬於上溥天之澤莫

不均被於下赫々洋洋洞々煌々一時盛典茂有加焉於是
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
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
人之心常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災之日用能保鴻
圖於永固維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以
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自度具張群公在
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
我心長春之宮密迹帝所極爾禱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
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
既充既旨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以爲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之永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茫々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爲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設序 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歿後 年令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注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
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繁館于東以奉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吳泰定乙丑萬國大長公主首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
象帝與其妃夫人嫗寺之空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遠及國門 皇
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貺而後即其邸 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爲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 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 天子有若代宗望之
東郊兩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
祗祗若 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
戶納陛登陟青々五組兼幣加璧礼有舉之祗益以因即祠
不違 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
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耜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迩知遠爾爾澤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賤之流水駕
言來後受弓載謂思皇宋帝出其閭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夭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禔弗
驚驚齋癘弗嬰熙之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
正位井之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干忠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言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日飲迺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灼赫彰著而廟久弊費音
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 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章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死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岩穆忽爾晉奉詔領其事且命之
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回用於是工部率其屬

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有一物史臣集製文刻心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大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存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角壯於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
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罔敢禮讓維神孔迓有
掌有寢曰諫則康威怒斯禦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大小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
擔擁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恩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洽勅告

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官 撤弊改撓山藻孔文既闡
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 喜百和萃止尊天之賜為
國之社室家祚胤福祿萬年於及于民生養弗愆崇墉嚴
太止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祉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
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 天子之所信倚外為疆敵之所
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十
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
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之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
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
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
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堂葛牧
之事奉馬潼以供玉食馬潼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
號其人哈刺赤白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
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
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族皇
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

叛王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由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
土哈土慎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刺
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搆亂應昌脫木以兵應之
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木懼而引去遂滅
只兒瓦解六月逐大兵於秃剌河八月又敗之幹散河得所
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
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
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
百兩金盃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梳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鷗
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
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
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戶及隸諸王者別
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萬六百餘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鵲近郊田二千畝水碓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更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仁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舍邊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比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書夜

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鉄哥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乃顏畜牧俘汝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鬯杓以進連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誅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接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第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一犯金山抵抗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面斃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籍租平爲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力千七百賜之
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 扈從至於和
於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
及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各鶻細毳練素
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
金山虜海都之口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今河

水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
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次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不 日遷事重其克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
寶金酒器白毳帳 金萬緡獨峯馳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
其軍士鈔一千二 日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
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
饋軍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衛衣以賜又
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輜輿各一 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如故還邊二月 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 是年有詔創兀兒世
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
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谷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
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爲爭起就馬三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上盡得其人馬虜帳還次阿雷河與李伯接都之軍相遇李伯接都者海都所遣後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高李伯陣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李伯馬下坂多顛蹙李伯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僅以身免二

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二禾九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秃之地火兒哈秃亦有山甚高且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六僕少知選遣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托甚重四年秋時王秃奈諡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撓於兀兒秃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平屢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言

上使御史大夫秃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扎魯火赤秃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三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控二獨峯駝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知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著周飾御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駝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遠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誥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帷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

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
察左衛大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復
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資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
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曰容郡王賜金
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
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
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翠具之衣今以賜
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
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
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崇奉也貪寵過當
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以有司置馬轎
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唱以金寶之賜
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
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二十金玉馬鞍一 太后加賜夏
衣二十鈔一十萬擅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
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
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
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
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
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鉄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亦
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
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
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
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

國可乎去治二年薨年六十二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
惟王父子沈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疾有所攻戰
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
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
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
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
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
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
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
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刺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
曰囊加真差吉刺真也曰阿八倫差吉刺真也曰塔倫也也
只呈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

遠大將軍比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不兒不
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瀋等處土土哈并哈刺赤戶計達
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
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
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文五人曰曲出伯
曰完者台曰朶兒只曰訥倫曰某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
三女也曰也先帖你塔二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
里女弟曰哈刺真塔二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
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
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刺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赤哈兒闌遣少監蚤卒六曰答里
國公七曰撥皮罕幼卒文四人長曰忙哥合適失禿兒駙

馬第太忽禿魯次曰完澤台適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
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休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迹
伐遠攻羣方畏德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
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
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巨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
近而悖擬為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
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
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 漢 師累百盈萬牧則
善芻飲漙孔腋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
甲齊驅千憤一映孰為叛天子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
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闔死父子百戰從于宗

藩或後或援我圍來完天不與畔恩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
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 邊人同我 太平桓

武皇實善將 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曹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 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
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 天子所營其功殊常
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碑銘

曹南王勲德碑

雍虞集伯生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汴梁命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以其兵從至
 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章於法官一品當
 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刺罕
 嘗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
 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
 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謚忠定撥徹加贈
 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如故
 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謚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益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謚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烈母脫端閣二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出家行事歲月著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札刺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也又為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為火兒赤博兒赤膺其父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為番衛之長歲乙未開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為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成大軍南面之征最為重兵矣於是取攻西掠何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歿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進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未
黎伯顏李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蓋多兒渾都海與兵爲亂不
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占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
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
十兩旦耳答衣九襲旦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
濟南帥李壇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舍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壇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金
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焉義澤
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
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
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沂江陵下至
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
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褚獨松闕淮杭州上方道與宋將

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
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
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
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
裡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
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
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
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
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
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
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著
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善大

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廼賜玉帶二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幻拜隆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勲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賚焉命玉工刻白玉爲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爲上所尊信者

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二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令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鎖鐵鏢刀一師行庚戌進爲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鶻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行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爲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鎖鐵燭一鎖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毅建元壬午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

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出以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刺赤渾都帖木兒阿刺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諸軍行監管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二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魚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 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柔韌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勲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論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
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
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舊名義
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
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
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
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
稽首而爲之銘誌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一一是萬國帝臣孔多實有世績忠定之典承國肇
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
厥後有竭桓殺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
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鴻一 蹀血以終

厲我國礪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 世皇是輔肅

南征絕紅禱城左肅振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天於鑠如日

式圍不遺聲教迺訖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

軍蒙衝載兵溯江溥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

合攻關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

城之下變一 壽發解壘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甌越

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

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嘻蠡彼海裔尔相于佐帥士以濟臨

涯揚於海若弭靈天不慙遺亟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

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聞一 我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

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正錫鑿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

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 聖皇賞功寶王鷹馬還長其

鎮爲國名虎額二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

于曹有系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枯豐碑烈功備書二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贊興運動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勵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宜眾相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堇永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某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出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口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嬰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輝者曰卜古四等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士田

而為之君長傳二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高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媾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灾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田石哈西臨西蕃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

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

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大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
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澤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
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
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
馬木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
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自命亦都護收而撫
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
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魯魯
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嬰
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

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矢以
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
在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
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
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
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
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
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
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
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
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曾罕 太宗皇帝之孫
女也 薨又尚其妹曰八卜义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
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

夫平章以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官慰司威德
明信賊宗斂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為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
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
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
境八卜又公主薨尚主曰兀刺真阿難魯安西王之女也領
兵火州復立畏吾而茲地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
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日錢吉皆八卜又公主出也帖睦而
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魯阿太子孫女也至大
申從父入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
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為鞏昌等處都摠帥達魯花赤
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不允嗣為亦都
護高昌王至石中與喃答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

定中召還與寬徹不花威順王買奴宣靖王闊不花靖王
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
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為申救於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
量贊襄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左丞
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迷

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錢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
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

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
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

之報也大大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
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
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爲宜敢再拜系
以詩曰

維皇 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茲高昌列國率賦寶玉
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 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
以究爾功夔夔介冑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
事靡鮮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
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
墉言 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皆有齊季女出女紆難
義有絕愛皇用咨嘆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悼斯慨
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庶其寧我白錫之福于廬于窆狂瞽
荷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

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聲有器西志
弗靖以撓侈節征治旋就馴擾 武皇續武瞻爾舊服節旌
印綬仍護其屬乃格于封在時 仁宗旂纛舒 刻章以庸
迺即求昌慕府斯建 將星宵隕亦既即遠宰木陰 閱歷歲
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亦恭世爵
用享珮玉瓊瑤靖共以君躬行孝嚴服御不渝肅 雖 有
祭有容親 尊 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
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以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衮裳
赤舄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 明哲以孚嘯
歎有懷永昌之虛 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勲是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大崇禧寺碑

昔在戎

出祖皇帝膺 上天之景命奉

太祖之不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神明之瞻者曆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定慧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繁迴樹塹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於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 國家之神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岩中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即岩中作觀音大士象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旣而又以

爲未足即翫珠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剎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 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鍾金旣在鎔 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鍾成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鑲銑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贖焉
天曆元年九月 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寶慧感慈應普濟寺曰大崇禧寺汝某其勒文以記之臣某旣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朕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 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注於斯乎嗚呼 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祭費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禧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

以兵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
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時
晦靈示奉天竦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旂有交龍載雲
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々之生聖々之澤民亦望之帝
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
有引弗替 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々
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忤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
石在簾 寶乃發祥以肅群眎明珠不灼彰上之賜
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禋崇禋之宇永殿南
服 天子萬年錫我 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

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獨龍之阜
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者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
太宗得誌公秘藏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
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
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
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隨
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暮月累至於我 國朝而規制
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
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
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 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
於是行御史書室頌郡縣之吏皆祗若 上意於忠之治寺也
特有蒲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并決忠至讓

而弗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迹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鍾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鍾爲金數萬斤方在冶上施寶珠投液中鍾成其效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覩歎歎如一時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具竟惠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鑄以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

賜守忠爲佛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太中大夫以大禪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金章閣三藏國師吏部尚書王其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煙院日給廩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事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二寺者鼎立乎一郡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

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字於赫 聖皇

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釐厥下
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汨翠蓋孔旒來狩來止道林
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慕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
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
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太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
聖皇乃後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 皇心載欣
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煖嬉稚壯耆寧裏兵以
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其休暇蠲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塞
苦冤各營而身 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應利錄五

雍虞集

伯生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而自金陵入正入統建元天
曆以金陵為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
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
訖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錄之書官為圖授吏部
尚書王僧家奴任董其役斥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
十不瓦石丹聖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傭給役
弗違農有司率職庀工景從響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稟於
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屬以莅之吏
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廼建立

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尊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誼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諸曰龍藏治食之處曰香積鼓鐘之堂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繕以垣廡闢以二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纓床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精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眾 上在奎章閣親詔臣其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始皇嘗言有天子氣至藏金土中以填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不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閱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歟遂飛躍之自茲自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熙赫高

深廣袤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次舍之所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 聖明之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忽諸乎 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君勢隆望重冰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慶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祖宗之洪府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呈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建不績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地或數禱則乃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溯祝融效靈海若率朕更相吉士此維與宅吉士維何建業舊邑龍依崇立虎口磐石昔有居者不祚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

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 帝命不遲師
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層廟而相變郊而神格治功告成
庶物蕃息江流浪々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
父老載慕疇昔零々臨庶我心 皇帝曰嘻予宣汝釋
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
奕照汝淨身沐浴甘澤汝見大雄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
珠璧凡為汝故我施毋惜無苗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
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赤一誠報
恩有永無斃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爰啓 聖神俾一遐邇時惟
太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 帝業出有濬哲秉鉞誓征粵
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戢兵包甲禮脩樂

宣神祇威若敦一本以端統樹羣支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
永賴

成宗顯承法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纘歷服保育氏物既庶既富豐音豫大如
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險王
間數彝憲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
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率職發彙摛伏雨暘以時年
穀順成寶興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久頌聲交作
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貺布濩旁達湛漬駢臻於斯時也有
歛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
盛于以表奉先之孝于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

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 月 皇帝若曰予承
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慎思所以上繼

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道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
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
相我 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太禧宗禋使月魯不花中書平

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為朕度地以作梵刹稱
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謂侍臣曰曾岡復
嶽隱隆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溇涵峙而東高甕山在焉旁薄
扶輿固祗園之地也使太史跡之曰吉秋八月晦立隆祥總
管府以領之鑄銀為印秩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事將
作臣阿麻疎為達魯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
界奴為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民將因其地而稱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國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厘氓

雜居則幾乎瀆矣買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

賜從臣俾為休沐之邸侍祠而至則處焉且命其總管府臣

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為僧食明年 上受尊號改元

至順十月 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

土之神始命大匠治木 月 命中書右丞臣撒迪為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

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占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云寺之前殿實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手二

大士之像後殿實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書大藏經

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 上所施也又

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一閣在水中坻東曰
圓通有觀音六十像西曰壽七 上所御也曰神御殿奉

太皇太后辟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
禧殿 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 上諭臣金界奴
曰朕之建寺非徼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
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於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
緣爲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王備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
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 詔而退鳩王以集事
材木甃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備
藝爰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若子於父屬樞密儲政兩院
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上亦被惠矣從之凡
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 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發請以所領匠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
月十五日 上覽而悅之陞隆祥總管府爲隆祥使司秩從
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晃火兒不花臣撒由臣阿麻球大司

農臣金界奴爲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作東別殿楠木別殿
丈室講堂袁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并亭有福庫廡門垣
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 上親臨定焉 皇后
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鈔四萬定及割田賦之在荆襄
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山萬聖寺 律師惠印特
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
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 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
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所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爲役可
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傭錢而不勞於兵農
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
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營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

之任考圖攻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宗社生靈之福哉敢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赫 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維維我 聖皇孝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問惡以拯我人乃作大刹于國西郊檐屋重覆霧雨之交金玉寶物等同河沙曰予有所出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煦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我太母為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德音邈邈令儀眷予昭懷庶其交茲相彼流泉閣于水涘人神翊扶 天子至止鼓鍾鼎彝嘉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侃獻功民無勸勞府乃羨克樂右刻辭頌言誰誰億萬斯年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 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廼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髻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轍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 優詔使歸為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為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畫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

圖也儒家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
旨焉故宋江東謝公坊得得其說而隱去

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迺化
去吾受其書而藏之公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迺命作
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
間為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
吉凶之先徵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
而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
集賢待制善竊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善卒
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蚤歲猶得見
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
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
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

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為我著
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
夫迺為以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為吳子之
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為氏其在番者為番君蕃之吳
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
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櫟山屋於礎石之上故宋咸淳
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液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
乎西楹迺生靈芝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
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
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
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
世之意十二學道信州路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
達觀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

雷空山先生曰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其為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為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榮之次 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張公留孫在行奉 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君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 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 詔從開府徧祠嶽瀆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 詔宣諭江浙行省二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纂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珮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 壽寧宮五晝夜

公專主章奏 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為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淮瀆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嶽河瀆江瀆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 旨與近侍馳驛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成 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 旨乃嗣漢二十八代張天師與材過揚州為守臣禱旱雨至 京師為荅刺罕丞相哈刺孫王禱旱又兩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衣尚尊為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 制授公女教嗣師總攝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爲印曰玄
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巳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
元年以歲歉禁民間酒特 勅光祿寺日有賜尊 土賜公
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

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
從 駕至中都中秋 錫宴 上額其初製幣改賜黑貂三
百以爲衣縷金文之錦以爲袂二年制授公弟玄真文詠元
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
品二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白曲三山 制贈公大
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謚文靖祖妣陳
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巳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

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
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
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授金龍

玉簡于嵩山濟瀆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脩龍虎山志

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官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

醮于龍虎閣皂白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

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

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道甲之祠事 賜

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璽

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

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趙孟頫書字 太

子啓事郭貫篆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

母于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召還京師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真宮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二年制授公特道上鄉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二章一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勅省臺百司諭以傳宗卜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修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上用公薦以沐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

文康二年奉旨設醮于龍虎閣阜甸曲三山奉勅葬開府張公于南山之月橋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東京明年北迎明宗皇帝謾見之次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曆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出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旨設醮于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洙嗣玄教詔留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京師旱公奉勅禱之兩冬無雪公奉勅禱之雪二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觀皆被燬書之賜五年畿內田有旱蠲免稅政

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
中原五嶽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
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
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宜春李
先生簡易者故玉溪李觀諸孫遇異人得丹道蓋以為遇
海蟾而得之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
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為湖南宣慰使輒欲棄官行
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為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
德可以受吾道延焚香密奏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玉溪
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遣近臣忠

信而識察者分道祠嶽瀆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喘
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
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
命而出每辭以為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

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嶽瀆使還顧問如

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
盧肇卒易無為而民以安靖 上曰五嶽其人即日召拜集
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為按察使老成
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閻公安之不取忽
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

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任士危言以訐閻

公事周測公力言請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

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

世祖待王鹿菴磐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

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登始用董忠

宣公士選薦於 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 召三不拜去後

又召為國子監丞升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啓於集賢

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

聽公言超奏吳公為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躋之至元

大德之間重熙累洽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

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

子巍冠襖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弟

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昇又李公孟趙公

出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

多所諮訪隨公復姚公燾盧公摯王公楫陳公徽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矩夫趙公孟頫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

袁公祐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哥曹公元祐王

公都中諸君子推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嘗引善

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

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

徧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

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凱正是羲

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

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幼至老尤好吟詠皆

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為政大體是以開府

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

弟子吳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出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醮設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日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在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尔全真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論定公曰立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地相為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立公之心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足以君子深有慨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體粥僅足以

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衄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盡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濱山為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葬之日郡守土公都守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郡車馬畢至時方寒雨序淖載途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以為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著存闕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聞府也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教無絲毫可所違拂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開府於南山也饒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山之主者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選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力之博宿安足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工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沉

鬱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闕府之
出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遭禪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
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
之罄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顯獨隆於他支封
真人者凡數千人奉被

尔三書主官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
贊其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
一時名筆別類為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為詩文曰看雲
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閣 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
卿識以明仁殿寶 勅御史中丞 西祖常太常歐陽文為之
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 上京還次懷來燕坐帳殿
集賢大學士不谷大和利等以上卿 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

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于文梓為四鉅牌塗以黃金周
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
閣又以其賜達觀堂 先朝嘗賜玉璞命攻玉之工擬太上
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爲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
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二榜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某爲之
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
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 詔而為之著銘曰

疑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闢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
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 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
道宮一自宗丹丘僊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
之二年天子致問有貴其園清靜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
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為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
家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

論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輩舉盛德孔容象其粹冲華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曲章嘒二鳴鹿天降甘露漚漚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二吾壇圓方平直奇耦參兩俯仰有則脩名度方夫子命之刻詞孔貞求者敬之

靈惠冲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二年夏樂安縣尹潘君汝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饒大旱禱請三川弗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效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禱諸汝霖以雨為已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缶登舟以還有蜿蜒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蟠不動及州門兩垂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諉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又稔於是歲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惠澤及其民宜自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省乃以侍宸事為文書上之既聞於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君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惠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

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兩京師有
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甚速也 命既下
而汝霖李製錦於樂安去南豐二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
所以侈 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責也公在太史幸為書其
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焉按臨川旰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
王文卿字予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為詩告其父有方外之
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兩瞋迷路見若有
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為逆旅者得文書數卷篝火讀之雨霽火
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
二以是濟人甚衆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
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
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信已尊矣賜其父承事
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為妖人為位狐王廟瑤澤池又有

畫黑鯉也奉詔効之狐鯉皆雷擊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
止君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冲
坐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雪告上憂麥以告侍宸遂大雪麥熟
物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
見便殿上以為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
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
以脩政煉兵為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
袖徑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為酒
食召鄉里飲別書頌脩然而逝既殮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
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歿而能福其鄉
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
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為前南豐倅蜀人蒲汝霖著侍
宸正真君碑後六年為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

來告曰有番禺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罵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百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効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大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收斂神異之迹將求名地以歸隱是以謁浮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既見則爲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若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揚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父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出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囑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握其機者在我而已不當以是應文徵佐明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

鄉軍峯之陽所坐盤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冲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叩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官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劾之坐未退天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霽一白龜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禱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兩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國亡妖孽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勅王文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敕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

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江滸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某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一人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甥以吾書示授之妙濟婦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心地盡以教之際遇寧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滸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責城山而盡得神秘游東南禱祈効驗其神性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關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為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見為黃冠者多詭事權貴以自衛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狂鄉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率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

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隱顯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時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誦侍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唐世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雖多而自以為得之者惟蕭主簿兩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兩人而已周與予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李中樞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予敬愛之而亦未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雪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也此亦直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

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鉄
石曾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享
乎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
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